四、在陈教授的背后

（“）三年没有尝到东地的枣了。（”）许处长捧着陈教授为他准备的半盘小吃，爽朗的说完后又捡起一块糖，大口的吃着。（“）许处长，今天（第12页）这点小吃，还有一桩特别的风味，许处长有没有发现。（”） 许处长本能的思索一下，迷惑的摇了摇头。“这一餐都是我夫人亲手准备的”陈教授其难的解释说，故意把话移到身旁的夫人身上。“噢，哈哈……”许处长的泪几乎要流下来了，（“）看来陈夫人已经把思想移到改造这两个字上来了，十分可贵，十分可贵！（”）（“）记得我们过去，在这里每次盛餐，都是吴妈妈准备的。（”）许处长吃完及不停的笑着。陈教授此时不角（Korrektur觉）陷了沉思。等许处长和陈夫人寒暄了几句后，才向许处长问道“ 偶然没有下落？……”陈教授十分哑。许处长是个老革命，可是为什么对一个地下党员失踪，这般钻心呢？ 但是又不好在许处长面前提出异议，只深深的说了一句“我们应该把这样的老人，挂在心上，着急啊！”许处长同意地点了点头，过了半天才决定自己要说的话。于是把坐（Korrektur座）位往陈教授这边移了移。（“）陈教授，有一件事我一直瞒着你，算起来有十三年了。”（“）啊什么，你说什么？（”）陈教授夫妻一齐惊愕的望着许处长，双方彼此都没有说话。室内骤然安静了下来，持续了足有一分钟。此时此刻的许信成同志，这个英雄的老游击队员，重庆山城的地（下）英雄，心潮澎湃，三十年的往事幕然涌上心头。

二十三岁，他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他积极的参加以毛主席为领导的秋收起义，农民的浪潮，使这个苦大仇深朴素的农民，懂得了只有斗争才能求得自由。二年后，他与一个农会的姑娘吴玉兰结了婚，结婚时间不长，他（她）们被调到川北游击队，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的伪政府从南京龟缩到重庆。（第13页）老许也同时进入了山城，搞抗日救国运动。当时陈教授是教育界的一个进步人士，党决定派一个同志，从各方面帮助他更快进步。在老许的建议下，他的爱人丢下了孩子，来到陈教授家当佣人。由于老许一直负责这边工作，与陈教授很要好，唯恐陈教授不变（Korrektur便），多方面的原因是陈教授以后的工作身份。从蒋介石反革命伎俩着想，所以吴玉兰是假身份，来到陈家的。她没有辜负党所给的任务。生活上是陈教授的佣人，政治上是陈教授的向导，几年里他们关系一直很好，陈教授一直把她称为吴妈妈，三十五年，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 陈教授此刻已参加了我们的党，通过联系把吴玉兰同志转到军统特务蒋相南家做佣人。自此以后，吴妈妈以坚定的觉悟和高度的斗争艺术，在敌巢里为党做了许多工作。四九年底，吴妈妈突然失踪了，地下党为此费尽心，也未曾打听到吴妈妈的消息。如今，陈教授听到了斗争与自己战斗在一起的老上级说出这样的话，又怎能不惊恐，他实在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老许静静的望着陈教授，稳健的站了起来，在自己的风衣兜里掏出一个本子来，里面夹着一张四五年吴妈妈与老许在潜伏蒋相南家之前照的一张合影，当陈教授望着这张照片，又看了看眼前这位头发灰白的老首长，从他刚毅的身型中，陈教授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一行热泪涌出来。“老许，我的好同志”，两个人紧紧的抱在了一起。当钟响过五点，许处长扶陈教授坐在原来的位置上，开始了讲明来意。 “有什么尽管说，如今我们是目标一致，同一战壕的战友呀！”(第14页) 在许处长陷入沉思时，陈教授耐心的等着，真象一个战士在指挥员面前期待着任务。

许处长从衣袋里拿出一个影集，翻开送到教授手里，里面夹着一卷三十二毫米的电影胶卷，许处长在一旁做简明的解释（：“）这是从捕获一个特务尸体中查获的，从身边数第三五五张，你仔细瞧瞧是什么（。”）（“啊！居然搞到我的头上来了。”）陈教授看着一张照片时，仿佛双手打开的不是一张小型照片而是被人突然塞进怀中的一条毒蛇。脸刷的一下变了色，双手在抖动着。胶片也在抖动着，“陈教授不必大惊小怪”许处长把全脑激动的陈教授扶到椅子上。（“）因为你是军事院校的特邀人物，所以敌人完全有理由把你看成是一个天才的演员。对你们的设计发生兴趣。”“可我完全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设计的这张画纸啊！甚至都没有拿回家？”

陈教授无意的辩别着。又展开胶卷仔细看看（。“）这是我要找你了解的，在设计这个机场主位时，都有哪号人与你打过交道，尤其是偶性的人物（？”）教授肯定的摇了摇头，过了好长时间才做了回答。 “在这张图纸设计的过程中，我一直在自己的办公室，从来没人来过。”“嗯，是这样。”许处长嗯的点头。表滴滴滴达达（Korrektur嘀嘀嗒嗒）的走着，室内无其他声音，为了准确的为陈教授提供线索，许处长又展开了第二次佩物。他打开了影集的又一页，“陈教授你熟悉这笔字吗？”许处长抽出了一张影印的短信，上面写着这样的短书 “大姑，碧四，春菜很不好买，暂买一色稿纸，另外是否允许我去（第15页）总站联系，劝为盼。“ 四侄初冬”。

教授端详着纸上面，不太公正（Korrektur工整）的字体，推测着又在自己的书柜中找了几个同志的字体，最后选了一份递给老许，并胸有成竹的说：“没错，肯定是他的字。”许处长拿过来一看是份讨论学术的记录，出于久经风霜的侦察员的锐利眼睛，看出了笔法是一个人写的。（“）这是谁写的？他是一个怎样的人物，你详细讲讲（。”）许处长拿出了记录本。“这个人叫周振，是一个副主任，就住在前面的新楼里。”“教授，这张短信是附在这个胶卷上的，可以肯定照片正是信中“四侄初冬”所摄的。至于初冬是不是周振？你在想一想。从照片上的光线和角度上分析，很可能使用的望远镜头，你看第一张和第二张很模糊，这是没有调好距离。只有一盆花很清楚，花盆可能是放在最近处地方。”“啊，这不正是他家窗台口放的一盆菊花吗？”教授通过老许的诱导，一眼看出了。

按着教授系统的记忆， 这份图第五天的情况。（“）那天中午，我正在室内绘图，忽然听到周振的喊声。”（“）陈教授你的表几点了？（”）喊声从的他家传出的。他的家窗口正对着我的办公室。我当时开了纱窗，告诉他几点，他又隔楼和我聊了半天，其它事，记得最后几句话嘱咐我打开纱窗，说室内的光线不好，注意眼睛的保养，我接受了他的劝告，窗是晚上下班才关闭的。（”“）很显然他利用这个机会。（”）许处长肯定的说。“真没有想到这个堂堂的付（Korrektur副）主任，却干这种丑恶见不得人的勾当。”（“）这也没什么奇怪的，敌人决不会公开告诉你要搞特务把戏。另外我来这里的一切都要注意保密。如果他来问时，你就（第16页）说，你请我吃你夫人亲手美味。”说着许处长站了起来。“老处长这你放心……”

五、山城之鹰

侦察处的会议在热烈的气氛中进行。

科长沈南做了分析发言，（“）从长发案的目前暴露的阶段来看，敌人是我们脚下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破坏活动。当然不象兰佩之流的狂言，什么毁掉整个山城。蒋介石没有这胆略。但敌人肯定把我们当做他们的重要目标，在台湾海峡和我提供的情况材料也十分重要。敌人别动队，从人员上讲是庞大的，从时间上讲是迫在眉毛(Korrektur眉睫)上的。因此，我觉得别动队的出口决非孤搂一处，在这一处，我们应该抱有突破的想法。”说到这里沈南抽出一支香烟点燃，又深吸一口“至于城内外线，我认为，周振是一个单线联系的情报员，估计也要有一个重要的中心。那一辆不明车号的轿车，就是依据。”讲到这里，齐平迫不及待地驳了一句：“难到这中心在光天化日之下能有隐藏轿车之地？”“很可能”沈楠肯定的做了这一回答，接着又解释说道：“目前，重庆刚刚在敌人手中夺回来，市面十分混乱，阶级敌人要想潜藏一辆备用车是十分可能的。（”“）那为什么我们刚一捕获兰佩，就立刻被他们发觉了呢？”齐平不解地问。“这说明了中心的老奸巨猾。因此，我们在将来的破案工作中要更加谨慎，更周密，更果断。”对沈楠一番透彻分析。处长同意的看着大家。群策群力研究下一步方案成了后一段的主题。会议一直进行（第17页）到晚上九点多钟。许处长宣布暂时休会。沈楠习惯的留在会议室里，这个平静公安干部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养成了一种沉默寡言的性格，对于不成熟的问题，他绝不轻易抛出。然而当他说出对某种问题的个人意见，就向（Korrektur像）特等射击手打出一发子弹一样，百发百中。（“）沈南你对大家提出的各种方案有什么看法？（”）许处长倒了两杯水，顺手给了沈南一杯，然后靠近沈南坐下。（“）很可贵，这样的会议，以后要多开，认真听取几个侦察员的建议。”沈楠看了看的老首长，成（Korrektur诚）恳地谈了一点意见。许处长同意的点了点头。又反复琢磨所有发言记录，“但是有人提出先从周振开刀，这恐怕有些急躁。我认为，首先逮捕周振是有害无益的。但我们牢牢的掌握这突破点，调查出更广泛的敌情活动，我对小李的发言很高兴。”沈南补充的谈了一点。

许处长微微的笑了一下，从这种笑声中，可以看出两位“长发案”的决策的意见又到了一起。在漫长的革命生活中，把这两个不同年龄不同级别的公安干部，理想性移到生活紧紧的联在一起……

一九四九年初，许处长信成和沈南都在地下党委工作，当时许处长同样是沈南的上级。一天，老许突然找到沈南，交给他一项艰巨的任务。应该说比以往任何一次任务都重要，无论有多大困难，担多大的风险，沈南都没有煞一煞眉。但是，这一次使他难以接受——实在难以接受。（第18页）

老许和每次布置任务一样，开头一句离不开风趣的笑话，“小沈别发愁，又有你的活干了”。沈楠欢喜的望着老许，憨厚的笑了一下，迫切（Korrektur不）待任务的等待着任务的下达。“这次任务很艰巨也很光荣，只怕你不接受。”“老首长你这话自相矛盾，越艰巨，越光荣，越干的痛快说吧！保证完成任务。”老许望着纯朴英俊的沈南，受抚的笑了笑，接着扶着沉南的肩膀，严肃的布置任务。“延安要派一个同志，搞山城的调查工作，敌人最近活动非常猖狂。因此，我们必须保卫这个同志能在这里安全的工作。领导决定由你负责掩护。”沈楠欢喜的望着老许的眼睛，听着。（“）延安方面考虑到目前重庆地下工作的环境，所以派北来同志来学各方面准备了掩护条件，来的是一位女同志，年纪二十二岁的未婚姑娘——许梅同志。“啊!”沈楠不解的望着老许。“他是一个在革命根据地长大的年轻干部。(“) 小沈，你可不能轻视啊！”（“）那么怎么让我怎么掩护她呢？（”）“滨江道453号是她的房间宿舍，你需要搬到她那里去住。”（“）那我搬到什么地方，住在一起啊！（”）“你们的公开身份是一对新婚夫妇。”“啊！”沈楠几乎要叫出声来，脸刷的一下红了，顿时不知怎样才好，最后还是赌气的推辞，“老许，这不是拿我开心吗？我不接受。”（“）谁要你开心？（”）老许这句话，似乎带着批评性质，本来慈祥的面孔，变得象生铁一样冰冷，浓眉的大眼睛，直直地望着沈楠……。（“）那，反正这差事我干不了（。”）沈楠生气的望着老首长，有气无力地拒绝着。（“）革命工作，没有挑肥（第18页完）